



小说集  
周瘦鹃

Zhou  
Shou Juan  
XIAOSHUOJI

情怨

周瘦鹃 著

恨不相逢未嫁时



岛中的男女们见情劫生落落寡合，从不和众人合在一起，从不谈起他的情史，一张脸活像是用铜铁打成的，也从不曾向人笑过一笑。他的身上倒像裹着北冰洋中无数的冰块，瑟瑟地冷气逼人，走到街上时，开着极小的步，行动非常迟慢，好似一个鬼影一般。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  
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

情怨

周瘦鹃

著

恨不相逢未嫁时

周瘦鹃  
小说集

Zhou  
Shou Juan  
XIAOSHUOJI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瘦鹃小说集·情怨·恨不相逢未嫁时 / 周瘦鹃著.

--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11

ISBN 978-7-5205-0742-4

I. ①周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57861号

责任编辑: 梁玉梅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69号院 邮编: 100142

电 话: 010-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81136655
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6开

印 张: 13.75

字 数: 198千字

版 次: 2019年7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49.80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錄

輯一 真——

真 / 003

留声机片 / 009

改 过 / 016

死 刑 / 022

喜相逢 / 028

名旦王蕊英 / 035

輯二 恨——

旧 恨 / 043

空 墓 / 047

之子于归 / 053

惜分钗 / 061

诉衷情 / 068

燕归梁 / 074

凤孤飞 / 080

归去难 / 088

一丛花 / 096  
自 由 / 104  
十年守寡 / 116  
两度火车中 / 121  
不实行的离婚 / 124

### —— 辑三 痴

春宵曲 / 133  
献衷心 / 141  
真假爱情 / 148  
恨不相逢未嫁时 / 158  
千钧一发 / 165  
避暑期间的三封信 / 176  
卅六鸳鸯楼 / 182  
柳色黄 / 190  
辛先生的心 / 198  
行再相见 / 205

辑一◎真

---



# 真

明漪双睑在那碎银般的月下，一汪一汪地晃出一派柔媚的光来，嵌着两颗春星，微微荡漾，任是喜马拉雅山头千年不消的白雪，也不配给她照临，怕玷污了她。雪太白了，玉太紧了，实是合放在造化的洪炉中，融洽过一下子的。红玫瑰花太红，衬上去也不好看，这简直是一朵含着苞将放未放的白玫瑰，含苞处带一脉极微极薄的淡红，是何等的嫩艳。

以上的一番话，并不是描写风景，真的风景和名画师笔尖上的风景都没有这样好。我描写的却是邹如兰女士的眼和脸。其实邹如兰的仙貌，还不是以上几句所能描写得到。凭你诗、词、文、赋、词曲、小说和国粹派、西洋派的画，先前曾描写过美人西施、王嫱的，却偏偏奈何她不得。做书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也只就她的眼和脸不疼不痒地形容几句，其余各部竟万万形容不出了。

邹如兰的绝色，本是北大街上最有名的。远近的人谁不知道这北大街的美人，纷纷传说。北大街的住民也就借着邹如兰自豪，当作一件极荣誉的事，索性连街名也改作美人街了。

邹如兰不但貌美，还是一个有学问的女子。那一颗玲珑剔透的芳心中装满了中西学问。就是绣一只花、织一件绒线衫子，也都是斫轮老手。她从小

儿在女学堂中念书，如今二十岁，快要从中学毕业了。端为她才貌双全，不知道颠倒了多少青年，有的写了信，有的谄了诗，偷偷地寄给她，但她生性幽娴贞静，好似瑶台最高处的仙花一般，任人家百般挑逗，她兀是不瞅不睬。收到了诗或信，给她父亲过一过目，就一把火烧了。

有一天，不知怎样神驱鬼使似的，忽被西大街上一个少年诗人撞见了，诗人的理想中，本来常有仙姝往来。美色当前，可也不算什么稀罕，谁知他一见如兰，就着了魔，觉得他诗心诗魄制造出来的美人，任把琼花璧月仙露明珠的句儿形容上去，总觉不称。像这么一个活色生香的真美人，才当之无愧咧。

少年诗人姓汤名唤小鹤的，是个初出道的诗人，诗笔还嫩，但是报章、杂志已很欢迎他的诗稿，一般人心目中也就渐渐有了汤小鹤的名字。小鹤自遇了如兰以后，一打听人家，什么都知道了，更倾倒得了不得。心想总要和她相识才是，要写封信寄去，兀是不敢，连挨了三日三夜，翻来覆去地想了好久，方始立下决心。一夜他取出花笺，写了封很恳切的信，一边写一边小鹿撞胸，第二天又踌躇了一会，方始付邮。

说也奇怪，那邹如兰得了汤小鹤的信，竟破题儿第一回悄悄地藏了起来，不给她父亲看，也不把火儿烧了。她原曾见过小鹤好几首诗，觉得字里花飞，很合她的意，如今瞧了这信，又写得大方得体，不像旁的人那么轻薄，这分明不是寻常的少年了。不上三天，竟写了封回信给小鹤，还附着一张雪白金边的名片，许他结为朋友。小鹤喜心翻倒，把她的信薰香珍藏，直当作宝贝一般。从此以后，他们俩就做了不见面的好友，鱼雁往还，无非谈诗论学，有时在路上遇见，彼此也并不招呼，只像陌路人一样。

可是中国的社会中，往往把无形的桎梏锁缚住了男女青年，凭你们友谊十分高洁，也一概不许。他们走到什么所在，有千百双吓人的眼睛跟随到什么所在，因此上，偷偷摸摸的事越多，风俗越坏，不自由的婚姻也越发层出不穷。可是男女社交不能公开，又哪能产出美满的夫妇来呢！小鹤和如兰结

识了三年，始终不曾接近，讲过一句话。但是，小鹤心中已长了情苗，觉得邹如兰已满满地占据在灵台之上，凭你十万横磨剑，也斩不掉这一缕情丝。英国大诗人拜伦说得好：“友谊往往胎生情爱。”这也是男女交际上免不了的一个阶级。不但小鹤如此，如兰的信中也流露了一些出来。

那时社会中已约略知道汤小鹤和邹如兰结交的事，认作是罪大恶极，没来由地诽谤，传布人口，常使他们俩陷在忧恨、恐怖之中。却再也料不到，他们一总没有见过面呢！小鹤方面有几个朋友都在背地议论他，说小鹤爱邹如兰，不过爱她的貌罢了，又哪有什么精神上真的爱情。眼见得如兰貌一衰，他就掉过头去，爱上旁的美女子咧。小鹤什么都不理会，自管掏着心儿肝儿遥遥地把真情用在如兰身上。

这样又过了两年，邹如兰忽然嫁人了。原来她不曾和小鹤订交以前，早就由她父母许配人家，可怜一个天上安琪儿似的女子，竟也落了买卖式婚姻的俗套。如兰对于这事很不愿意，然而哭干了两眶子眼泪，也是没用。小鹤一得这消息，不觉呆了一呆。如兰出阁的那天，小鹤躲在床上，整整地哭了一天，他并不是哭自己不能得如兰为妻，实是哭天上的仙人从此堕落，灵台上一枝畅好的仙花，从此着了污点了。他心目中总以为如兰不是寻常的女子，也就不该像寻常女子一样，委曲了自己白璧无瑕的身子，去做臭男子的玩具。

他越是想，越是伤心，一边还暗中责备如兰，不该如此自暴自弃，辜负上天造就绝代佳人的一片苦心。夜半梦回，他从床上跳将起来，仰天大喊道：“完了！完了！”邹如兰一嫁，世界中可就没有一个完美的女子了，从此小鹤的诗就哀弦瑟瑟，全是低徊凄恻之声，他那一首《堕落仙人》的长诗一唱三叹，竟引得好多人掉下眼泪来。其余的长短诗也都写尽人世间无可奈何的苦情，直是把笔尖儿蘸着血泪做的。有一般好事的人，竟写信去责问他，还要求赔偿眼泪的损失。

如兰知道小鹤都是为己而发，便不时写信来安慰他，劝他达观，说：“你

看破些吧，能寻快乐时寻些快乐，没的常常这样悲伤，我的辛酸眼泪也流得够了，不用你伴着我流泪呢！”

然而小鹤终不能改，一动笔无非是红愁绿怨，做出一派凄响，文学界中就上了他一个“眼泪诗人”的诨号。

邹如兰嫁后一年，小鹤实在无聊极了，便依着家人之请，居然娶了一个妻，也装着很高兴的模样，在人生舞台上扮演这种没意味的把戏。以后十年中，他也生子育女，很勤恳地做事，除了一身独处以外，总得把笑脸向人，于是他的朋友们都说，小鹤已忘了邹如兰咧。如此，小鹤当真忘了邹如兰么？其实他何曾忘怀过来，不但没有一天不想，就是一刻钟一分钟中也有如兰挂在心头，他想着如兰才肯努力向上，才做得出极绵邈的好诗来。

如兰含辛茹苦，过着那种不满意的生活，对于小鹤唯有私心感激，瞧作一辈子唯一的知心人。她的芳心已成了那沙漠，幸有这汤小鹤在着，算是那沙漠中的一片青草地，倘没有小鹤维系她一丝生趣，可真要憔悴死咧。

如兰三十五岁上，忽地遇了一件意外的事，把她花一般的美貌毁了，还跛了一只脚。

原来有一天，她坐马车出去，被一辆汽车撞了个满怀，马仰车翻，把她压倒在地，一只脚压断了，脸上也被车窗上的玻璃刺破了好几处。送到医院中医了一个多月，那脚总没有复原，一张羊脂白玉似的脸上也平添了好多疤痕。她丈夫先还爱她的貌，到此竟完全抛下她了，自管娶了两个妾作乐，逼她写了休书，撵将出来。

小鹤一听得这事，直把那薄幸郎恨得牙痒痒的，恨不得生生杀死了他，给如兰出一口恶气。那时如兰母家已没有什么人了，小鹤就托她一个老姑母出面，接了如兰，把自己新造的一座别墅，让她住下，用了好几个下人服侍如兰，衣、食、住三项都使她享用畅快，没一处不满意。小鹤自己仍住在旧宅中，每天晚时，总到别墅的门房中，问如兰和她姑母的安好，有时还带了花来，送与如兰，悄悄地在花堆中夹一张名刺，写上一个“爱”字。但他怕

人家说话，从不踏进别墅内部去，在门房中勾留至多五分钟，得了如兰一声回话，就一掉头走了。

如兰感激得落泪，往往对着那老姑母哭说：“我没有什么能酬报小鹤的厚爱，只索把这一颗真的心和真的眼泪酬报他了。”

小鹤对于如兰仍是一往情深，像十多年前一样，如兰虽是疤痕界面，又跛了脚，再也不像往年的如花如玉，然而小鹤心目中，仍瞧她是个天仙化人，一边还暗暗得意，想她丈夫不要她了，旁人也瞧不上她了，从此十年二十年，可就完全是我精神上的爱人，从此不用忌妒，不用怨恨，不用怕人家抢我灵台上这一枝捧持的花去。想到这里，便得意忘形地笑将起来。

然而他仍不想和如兰接近讲一句话，每来探望时只立在园子里，对那小楼帘影凝想了一会，就很满意地去了。这时便又做了一首长诗叫《真仙子归真篇》，平时掩掩抑抑的哀调中参入了愉快的神味。社会中不知道他事情的，都诧异着说，汤小鹤已将哀怨的心魂换去了，往后可不能再称他眼泪诗人。小鹤的朋友们都很佩服他，用情能实做一个“真”字，一边又笑他太痴，二十年颠倒着一个邹如兰，空抛了好多眼泪、好多心血，究竟得了些什么来？小鹤听了这话，也只付之一笑，说我自管用我真的情，可不问得失呢！

如兰在小鹤别墅中住了一年，思前想后，郁郁不乐，在第二年暮春花落的当儿，也就同着花一样落去，临死时樱唇开合，说了十多声的：“我对不起小鹤！”到得小鹤赶到时，芳息已绝了。

小鹤又呆了一呆，落了几滴眼泪，即忙从丰殓殓，把玉棺暂在别墅中搁着，一边赶造了一个大理石的坟，三个月后方始落成，就将如兰葬了，墓前立了一块石碑，刻着“呜呼吾如兰之墓”，是他亲笔写的。

后来他自己就住在别墅中，月夕花晨，摩挲着如兰的遗物，只是痴痴地想。每天他总得到如兰坟上去一次，送一个花圈或是焚化一首诗，这是他刻板的日课，风雨无间的。

明年，如兰的忌日，他做了一首长诗，买了个大花圈，清早就到那坟上

去，去了一天，没有回来。入夜时有人见他仍在如兰坟前，伏在一个大花圈上，斜阳照到他身上，惨红如血，推他不动，唤他也不醒。

他动时，醒时，多半要在百年以后了。

## 留声机片

留声机本是娱乐的东西，那一只金刚钻针着在唱片上，忒愣愣地转，转出一片声调来，《捉放曹》咧，《辕门斩子》咧，《马浪荡》咧，《荡湖船》咧，使人听了都能开怀，就是唱一曲《烧骨计》一类的苦调，也不致使人浇泪。谁知道这供人娱乐的留声机片，却蓦地做了一出情场悲剧中的道具，一咽一抑地唱出一派心碎声来，任是天津桥上的鹃啼、巫峡中的猿哭，都比不上它那么凄凉悲惨。机片辘辘地转动，到底把一个女孩子的芳心也轻轻碾碎了。

太平洋惊涛骇浪的中间，有一座无名的小岛，给那些青天碧海、瑶草奇葩点缀成了一个世外桃源。世界中一般情场失意人，满腔子里充塞着怨恨，没法摆布，又不愿自杀，便都逃到这岛中来，消磨他们的余生。那些诗人、小说家，因为岛中都住着恨人，就给它起了个名号，叫作“恨岛”。这恨岛直是一个极大的俱乐部，先前有一二个大慈善家，特地带了重金，到这里来造了好多娱乐的场所，想出种种娱乐的方法，逗引着那些失意的人，使他们快乐。虽也明知道情场中的恨事往往刻骨铭心，然而借着一时的快乐，缓和他们，好暂忘那刻骨的痛苦，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。至于文明国中一切公益事业，岛中也应有尽有，并不欠缺，这所在简直是一个情场失意人的新伦敦，也是一个情场失意人的新纽约。

岛中住民有十万左右，内中男女七万人，都是各国失意情场的人，其余是他们的家人咧，婢仆咧，和一般苦力。就这婢仆和苦力中间，也很有挨过情场苦味来的。论他们的国籍，一时间也说不清楚，除了中华民国以外，有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和欧美两洲旁的文明国，就是非洲的黑人、南美洲的红人，也有好几百人。瞧他们不识不知，直好似鹿豕一般，却也知道用情，也为了情场失意，逃到这恨岛中来。可知世界中的人，不论文野，都脱不了一个情字的圈儿，在他们呱呱坠地的当儿，就带了个情字同来咧。

就这十万人中，单表一个中华民国的情场失意人，他是从上海来的，姓名没有人知道，自号“情劫生”，年纪还只三十岁，状貌生得不俗，清癯中带一些逸气，虽是失意，衣冠却整洁得很。他到这岛中来，已有八年多了，光是一个人，并没家婢仆同来，来时只带了个皮篋，瞧他直当作宝物似的，片刻儿不肯离身，睡时当枕头，醒时做靠背，出去时不带行杖，也就带着这个皮篋。篋中藏着的，原来是一大束的情书，裹着很美丽的彩绸，束着粉霞色的罗带，另外还有小影和好几件信物，八年来他常把恨岛中一种非兰非麝的异香薰着，薰得香馥馥的。

他闻了这种香味，就回想到八年以前伊人的衣香发香，也是这样甜美可爱，当下他脑中便像变作了个影戏场，那前尘的影事好似拍成了影戏片，一张张在那里翻过，顿使他回肠荡气，兀地追味不尽。想极时，他没有法儿想，只索对着那小影痴看，追摹伊的一颦一笑，把那青丝发、远山眉、星眼、樱口一起想到，更想到那纤腰、玉手和罗裙下那双六寸肤圆的脚。这都是他忘不了的，一边又打开那一束情书，足足有一二百封，从头瞧起，觉得字里行间，仿佛有伊人的芳心在那里跳动，又像有伊的啾啾珠喉在那里向他说话，直把他的眼泪都吊了出来，几乎把那信笺做了个盛泪的盘子咧。

恨岛中的男女们，既然都是情场历劫的人，到了无聊的当儿，往往喜欢把他们的情场历劫史彼此相告、彼此相慰，唯有这情劫生却关紧了嘴，从不和人家多说什么，既不把自己的情史告诉人家，也不求人家的相慰。他那一

张嘴儿，倒也有“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”之势。他平日并不多交朋友，只有一二个知己，都是本国人，也为了失意情场，同时从上海逃来的，他们约略知道他的事。

事儿原也平淡得很，自从有世界以来，有了男女两下里瞧上了，发生了两性相恋，就像铁针遇了磁石，吸在一起，以后被环境逼迫，好事难成，因为他们两人之间，早有个第三人在着，把那陈年古宿的庚帖、允书捐出来，轻轻地把那女孩子抢去了，一个落了空，就捧着碎心，逃了开去。情劫生的事，也是如此。

他在十七八岁时，结识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好女儿，似乎叫作林倩玉，他就一往情深，把清高诚实的爱情全个儿用在这女郎身上，一连十多年，没有变心。世界中尽有比这女郎才貌更强的女子，他却一百个不管，心目间不但以为所爱的才貌是天下第一，倒像天下也单有这一个女子一般。彼此如狂如醉地喝着那情爱的酒，不知道杯底里却藏着黄连，喝到味儿苦时，只得耐下去，连一个苦字也喊不出了。末后那女郎被家庭逼着，嫁了一个旁的人，他不愿再留在故乡，多生无谓的感触，知道太平洋中有一个恨岛，是世界情场失意人的安乐窝，于是带了些钱和他爱人的情书信物，一溜烟离去上海，做了个黄鹤一去不复返，决意把他一身和那千般万般的愁恨，埋在太平洋烟水迷蒙中，把无穷的酸泪，洗他那颗破碎的心。

情劫生逃到这恨岛中来，原是要斩情绝爱，忘掉他的痛苦，然而正合着冯小青的两句话，叫作“莲性虽胎，荷丝难杀”，心上总是牵牵惹惹地推不开去。岛中原常有宴会、跳舞会、音乐会，请大家参与，尽着吃喝玩乐，好把愁惨不快的前尘影事慢慢淡忘下来。每夜华灯初上，就有好多的男女前去寻乐，灯影、人影、花香、酒香和音乐声、笑语声，都并合在一起，大家当着这沉醉的一夜，简直快乐得像发疯一般。

然而这一位情劫生，却始终不曾参与过这种娱乐的会，他曾向一二知己说道：“一个人受了情爱的苦痛，就好似极猛烈的毒弹，深深地嵌在骨上，岂

是一时娱乐所能忘掉的？这样的盛会，不过是一只挺大的麻醉药缸，给你去麻醉一下子，到得夜阑人静，旧恨上心，便更觉得难受。我又何必附和着他们，把勉强的笑脸去掩盖那一双泪眼呢？”

岛中的男女们见情劫生落落寡合，从不和众人合在一起，从不谈起他的情史，一张脸活像是把铜铁打成的，也从不曾向人笑过一笑，他的身上倒像裹着北冰洋中无数的冰块，瑟瑟地冷气逼人，走到街上时，开着极小的步，行动非常迟慢，好似一个鬼影一般，岛中人便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作“怪人”。

情劫生本是一个孤儿，老子娘都已死了，在故乡时还有几家亲戚，往来凑凑热闹，如今身在几千里外，真个是举目无亲，整日和他厮守在一起的，单有一个小童，年纪不过十四五岁。他既是哑巴，偏又是个傻子，因为不能说话，一天到晚只是痴笑，分明把这笑来补他不说话的损失。有时节情劫生只管哭，他便只管笑，一个哭得越苦，一个也笑得越凶。这一哭一笑之间，就包括着一大部人生的哲学了。

情劫生在闷极的当儿，往往同着这个哑童到洋边去舒散，抬着一双泪眼，向中国方面望去，心想：倩玉此时在那里做什么？身体可安好？可能享受那夫唱妇随的真幸福？想到这里，眼泪不由得扑簌簌地掉入洋水，白浪翻过，把他的眼泪卷去了。他痴痴地望着这一个浪，指望它滚到故乡，代表自己向意中人道一声好。有时节在斜阳西下时，眼见那一大抹玫瑰红的斜阳恋着水，仿佛相偎相依地正在那儿接吻，他便又想起当年和倩玉接近时，也是这么亲热，可怜余香在口，再也不能和伊偎傍了，当下里心痛如割，不觉连呼了几声“倩玉吾爱”，眼泪早又不住地掉将下来。哑童不知就里，只是嘻开了嘴，站在一旁痴笑。

情劫生想念倩玉，日夜不断，睡梦里头，更夜夜要回去和倩玉相见，好在这—着还算自由，没有人能干涉他们。至于倩玉方面，自然也—样地苦念情劫生，伊的嫁与别人，并不是有意辜负他，只为被父母逼着，委曲求全，